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实践理性辨析<sup>\*</sup>

王 炳 书

(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035)

[作者简介] 王炳书(1960-),男,湖北红安人,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马列室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认识论研究。

**摘 要** 实践理性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必然蕴含着的理论内容,更是当代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实践是理性的真实之所,理性是实践的重要特征,因此,必须从实践与理性的内在结合中揭示实践理性的本质,从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比较与对照中揭示实践理性的特点,从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探寻实践理性的基本形式。

[关键词] 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本质;特点;形式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 03-0270-06

实践理性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必然蕴含着的理论内容,更是当代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使用“实践理性”这一术语,而康德作为这一概念的发明人,又将“实践理性”视为伦理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当代实践所带来的巨大的反主体性效应使实践理性这一问题凸现出来:当代实践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果说实践有问题,那一定是指导这种实践的理性即实践理性自身有问题。我们认为,当代实践理性之所以有问题,首先与我们长期以来对实践理性缺乏全面、科学的理解有关。因此,对实践理性概念进行清理与辨析,并提示其本质、特点和基本形式,不仅在理论上十分必要,而且也有着明显而迫切的现实意义。

## 一、实践理性与理性

理性既指人的行为能力,也指人的行为准则。就理性的运行而言,它是主体的思维功能;就理性的结果来说,它是思维着的主体对外部存在的观念性掌握。“理性的任务在于知道真理,在于将意谓和知觉所当做一种事物的东西作为概念把它寻找出来,即是说,它要在事物性中仅仅寻找出它自己的意识”<sup>[1]</sup>(第 161 页)。理性是人类观念掌握对象世界的较高级方式。

理性历来是哲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过探讨。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理性这个概念既有对象属性的含义,也有主体活动的含义。儒家哲学中,理性乃是一个既普遍又具体的概念。“理性的运用不是表现为某种抽象的纯形式或逻辑一般,因为它与具体的生命存在没有分离。理性既是生命的内在本质,也是生命自我实现的理想状态”<sup>[2]</sup>(第 33 页)。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既不是表现为以理性压抑感性生命,也不是表现为以感性生命对抗理性,而是表现为理性转化、点化感性生命,以求达到知与行、理与情、理性与理想、真理与价值的完美统一。

在西方,从古希腊时代起,理性一直是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古希腊哲学家在本体论层面上对“宇宙理性”的揭示,建构起西方人最基本的理性主义文化信念: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存在结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世界的结构,从而控制和操纵自然。赫拉克利特把世界归结为一团按照“逻各斯”而永恒地燃烧着的大火,这“逻各斯”的原初意义就是“集聚”、“规律”、“理性”;柏拉图视理性为宇宙的本质,用理性解释世界存在的根据。到了近代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理性概念得到了深化。康德把理性同知性概念区别开来,认为知性是有条件的、有限的,理性概念是关于无条件的和绝对的东西的概念,是超越经验的纯粹理性形式。因此,理性不过是主观自生的“先验的概念”,是用来系统化知识的一些指导原则;黑格尔把理性看做是“理性的观念”、“真理的观念”,它是概念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概念与实在、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黑格尔把近代理性精神推到其发展的顶峰。

作为理性的一种具体形式,实践理性也具有作为理性的一般特质,即它也是指人的行为能力和行为准则,也是概念与实在、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但是,实践理性又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理性的特殊理性。黑格尔也意识到实践理性的特殊性,认为实践理性是善的理念或理念的实践活动,但他只是唯心主义地意识到了。我们认为,实践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的特殊性在于并且仅仅在于:它辐辏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它所解答的是如何改变现存世界,因而它不是指人的一般行为能力和行为准则,而是特指人的实践思维能力、实践自控能力和实践行为准则,是主体对如何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观念性掌握。实践理性植根于“理性”的实践功能之中,体现着“理性的机巧”,恰如黑格尔所说:“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为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sup>[3]</sup>(第394页)。

## 二、实践理性与实践

实践是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这种活动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最基本最现实的方式,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实现的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能动的活动过程。在实践活动中,人既按照外部对象的尺度进行活动,又把自己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按照这双重尺度改变外部对象的现成形式和规定,创造现实中既不现成存在、也不会自然产生的具有符合人的需要的形式和规定的客体。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去把事物改造成适合人的需要的理想客体,这就是实践的本质。质言之,实践是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能动的活动过程。但是,人类在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之前,必须观念地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换言之,为了通过实践在对象上实际地实现外部对象的尺度和主体内在的尺度的统一,首先必须在头脑中观念地实现这种统一,亦即人在通过自己的活动去把事物改造成适合自身的需要的客体之前,必须事先解决什么样的东西才适合人的需要以及怎样才能把现成事物改造成适合人的需要等问题,观念地预演这一活动过程。例如,要建一幢房子,必须先设计好待建房子的图纸(实践目标)和编排好施工的方法、方案和步骤(实践过程)。这种“设计”和“编排”过程,就是对建房这一实践活动的观念预演。

不难看出,实践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它是以人类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的,是人类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处理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并非每种活动都叫做实践,而是只有其目的的实现被设想为某种普遍规划过程的原则之后果的,才叫做实践”<sup>[4]</sup>(第164页)。

实践作为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最基本、最现实的方式,其中淹贯着两重理性:一是认知理性,一是价值理性。认知理性关涉实践活动的成败;价值理性决定实践行为的品位。淹贯于实践中的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就是实践理性,它体现了对象的外在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的观念统一。黑格尔也看到了实践理性的这个性质,他说:“实践理性设定善这个普遍规定不仅是内在的东西,而且实践理性之所以成为真正的实践的理性,是由于它首先要求真正地实践上的善必须在世界中有其实际存在,有其外在的客

观性,换言之,它要求思想必须不仅仅是主观的,而且须有普遍的客观性”<sup>[3]</sup>(第 143 页)。这就是说,实践是实践理性的必然指向和旨归,实践理性是实践的导向性因素,抑或引导与规范实践的主体性因素。

作为范导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因素,实践理性对于实践活动具有不可或缺的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它使人的实践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活动。但是,实践理性毕竟还只是对实践活动的观念预演,它本身是否能够给予实践活动以正确的导向,还有待实践活动的实际展开及其结果的验证。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sup>[5]</sup>(第 55 页)。在这里,以实践的成败为尺度的“思维的真理性”,虽是就认知理性而言的,但也有着不言而喻的价值前提,也就是说,用实践的成败去权度“思维的真理性”,既适用于对理论理性的权度,也适用于对实践理性的权度。实践活动对实践理性之真理性的权度与检验,使实践理性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与完善。

### 三、实践理性的本质规定

在进行了上述关于实践理性与理性和实践两方面之关系的考察之后,我们就可以以这样的视角来揭示实践理性的本质:既然实践理性是理性的一种具体形式,既然实践理性是人类实践这种实际地处理人与世界关系之活动的导向性因素,那么不言而喻,我们必须将实践理性的本质置于人类理性的框架之内来思考,必须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立足实践的本质和特点来揭示实践理性的本质。

西方哲学史上对实践理性本质的研究,是从康德开始的。康德首先提出实践理性的概念。他认为,实践理性是行动的功能,它研究物自体,解答“应当如此”的问题。他说,“自然的哲学讨论的是一切实有的事物,而道德哲学讨论的是应有的事物”<sup>[6]</sup>(第 688 页)。黑格尔比康德前进了一步,他认为理念才是最高的概念,而理念本身又分为两种,即理论的理念和实践的理念。黑格尔把“认识”、“意志”、“实践活动”描述为既消灭主观性的“片面性”,又消灭客观性的“片面性”的两个方面,认为理念“有绝对信心去建立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统一”<sup>[3]</sup>(第 410 页),特别是把实践理性看作是以“主观的内在本性”、“规定并改造这聚集体(指自在客体)”的“理念的实践活动”。所有这些,无疑是对实践理性本质的有益探索。

但是,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都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实践理性的科学内涵。其原因在于,他们都给予了实践以唯心主义的解释。康德所理解的实践局限于道德活动,因而他认为,“纯粹实践理性的真正动机”就是“纯粹的道德法则自身”<sup>[7]</sup>(第 233 页)。黑格尔所讲的实践实质上也是理念的活动。对实践作出唯心主义的理解,就不可能对实践理性作出科学的阐明。只有在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的指导下,才能赋予实践理性以科学的规定。

在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实践被理解是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物质变幻过程。如果说,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的话,那么,实践理性就是人类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有着无限的潜能,它不仅能够否定现存世界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不合理、不和谐的现状,提出并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的问题;还能够在理论理性提供的关于客体的存在状况、内部结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探寻并解决人类怎样改造世界的问题。因此,就其本质来说,实践理性是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它是人类理性观念掌握世界的最高方式。

### 四、实践理性的特点

实践理性的本质决定了实践理性的特点,这里仅从与理论理性比较与对照的角度来分析实践理性的特点。首先,理论理性着眼事物的“是如何”,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把“解释世界”作为自己的唯一的、最高的任务,侧重于强调人的认识如何由不知到知、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与对象相符合相一致的性质。缺乏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能动把握,实践理性着眼于事物的“应如何”,观今地、将事物的“本来面目”改

变成理想的状态,它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能动把握,并且直接指向极富能动性的实践活动。换言之,理论理性仅仅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事实如何”或“必然如何”;实践理性则追寻人与世界的关系“应当如何”。其次,理论理性揭示事物是怎样和为什么这样的,仅仅解释事实存在的东西,以合对象合规律为标准,其认识的目性十分狭窄;实践理性则解答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以合目的为根本标准,期望创造应当存在的东西。这种“应当存在的东西”是一种合主体需要、合主体目的的新客体,它体现了主体对目的的追求。第三,理论理性是从把客体看作给予的、独立的出发,要扬弃客体的独立性和外在性,将其“内化”为思想的东西;实践理性相反地是从主观规定(意图、目的)出发,要把主观的东西“外化”为客观存在物,它在观念地否定自己前提的自在客观性的时候,就已经内在包含着使自己现实化、对象化的强烈趋向,即强烈地要求实现自己、否定自己的主观性,强烈地要求由主观向客观转化<sup>[8]</sup>(第434页)。简言之,理论理性是从实践中来的认识(内化),实践理性是要回到实践中去的认识(外化)。“在实践理性批判方面,我们是从原理(道德法)出发,进向概念,随后再从这个概念进向感觉(应用方面);而在理论理性批判方面,我们则必须从感觉开始,终止于原理上”<sup>[9]</sup>(第79页)。最后,理论理性探寻事物的必然,它是认知真理的冲力;实践理性则不仅有“真”的要求,更有对“善”的追求和对“美”的向往,因而它是实现善的冲力,是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其目的是观念建构出理想的客体。实践理性的理想性表现在:一是实践理性的形成,意味着主体对当下人与世界关系现状的不满足,也就是主体提出了要改变现存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超越人与世界关系的现存状态,观念创造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状态;二是实践理性的确立,意味着主体要作用于客体,要创造出新的理想客体。这是人类理性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实然”的现实客体和创造“应然”的理想客体的开始;三是实践理性的建构,意味着主体按照自己的需求、意志、能力和客观条件来确立人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的实践目标。这种“应如何”的实践目标已不是对外界事物“本来面目”的纯直观和消极的描述,而是一种对外界客体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是一种对主体所追求的未来实践活动结果——理想客体的观念创造。

## 五、实践理性的基本形式

已如上述,实践理性是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外乎这样三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与此相应,实践理性就表现为这样三种基本形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理性、处理人与他人或社会关系的交往理性和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人道理性。

工具理性是人们用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理性,它是实践理性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顾名思义,所谓工具理性即指关于工具的理性。那么,什么是工具呢?从哲学层面看,所谓工具当然不是狭指人们进行生产劳动的器具,而是包括生产工具、技术、手段、方法在内的中介系统。这个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介的工具系统,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物质载体,是实践理性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物化。马尔库塞的学生威廉·莱斯说,“我们不应该把人类技术的本质看作统治自然的能力。相反,我们应该把它看做对自然和人类关系的控制”<sup>[10]</sup>(第12页)。这就表明,技术等工具系统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理性中介。从本质上看,所谓工具理性,是人类对自身与自然之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

一般说来,工具理性包括工具的观念制造(或制造工具的理性)和工具的观念操作(或使用工具的理性)两个方面的内容。在现实的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展开之前,工具理性表现为理性规范和经验;在实际制造与操作工具的活动中,工具理性表现为能力或技能。无论是工具的观念制造,还是工具的观念操作,都必须观念掌握主体的需要与本质力量的状况,和客体的内在本质与规律,特别是还必须掌握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否则,即使有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观念,人类也或制造不出工具来,或制造出的工具无法使用,或使用工具作用于对象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工具理性的两方面的内容即制造工具的理性和操作工具的理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的思维建构过程。马克思说,“劳动是从

创造工具开始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不仅在于它指出了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的区别,从而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还在于它说明了人类在劳动时不仅有一个明确的直接的目的,例如制作一把如此这般的石斧,而且还有进一步的后续目标,例如将使用这把石斧去获取猎物。诚然,在特定的实验情境中,猴子似乎也“创造”出了工具,例如将两节竹杆连接在一起以够取香蕉,但是,猴子在拿到香蕉以后便不再关心它的工具了。而人则不同,他充分认识到了工具对于他生活的普遍意义、一般意义。换言之,人类实践的后续目标是无限延伸的,他要肯定并不断更新自己全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对工具于自身之普遍意义、一般意义的认识,本质上就是人对自身与自然之关系的认识,它包含了人的工具制造意识和操作意识亦即制造工具的理性和操作工具的理性。

由上可以看出,工具理性作为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理性,它不是象实际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那样,通过某种物质手段直接抓住自然对象并对它实施物质的作用,实际地改变它的形态;而是在人的思维中抓住自然对象,通过思维活动制造出观念的工具,并对自然对象进行观念的加工改造,形成观念的理想客体。人类借助思维工具、符号系统和具体的技术语言(即科学技术的理论形态)进行分析、综合、类比、联想、想象等一系列思维推理活动,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如何利用自然、超越自然、创造新的自然的设计,形成观念的工具系统即工具理性。

交往理性是人们用于处理人与人或社会之关系的实践理性,它是实践理性的又一基本形式。所谓交往理性,是关于人的交往活动的观念设计或预演。由于人的交往活动总是体现着人的社会关系,总是处理人与他人或社会之关系的活动,因而交往理性总是用于处理人与人或社会之关系的理性。首先,交往理性是一种不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是分属于不同应用范围的理性:工具理性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交往理性用于处理人与人或社会的关系,它们之间既不存在对某一领域进行“共同管制”的“相交”关系,也不存在属大属小、属先属后、属总属分的“隶属”关系,而是分工负责、同时产生、各行其道、各司其职的“并列”关系。因此,交往理性的性质决定于人与人或社会之关系的性质,而非决定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它是对人与人或社会之关系的未来状况的超前反映,是对人与人或社会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其次,交往理性是根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交往理性虽然不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它根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根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人与人或社会之关系的理性。马克思认为,人类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劳动一产生,便立即表现为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关系。在这种劳动实践中,人们“意识到必须同周围的人们交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sup>[11]</sup>(第 35 页)。这种意识已经包含了人们对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的意识。这种对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的意识,就是交往理性。可见,交往理性虽然不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又根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一切交往关系即一切人与人或社会的关系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交往理性是处理人与人或社会之关系的实践理性。由于交往本身就是实践,交往关系本质上就是实践关系,所以与此相应,交往理性本质上就是实践理性,是一种处理人与人或社会之关系的实践理性。又由于处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生产活动和处理人与人或社会之关系的交往活动构成了人类的普遍存在方式,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两种最基本形式,所以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一起,成为了实践理性的两种最基本形式。

综上所述,交往理性是人类对人与人或社会之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是人类处理人与他人或社会之关系的实践理性。它是对实际地处理人与他人或社会之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超前反映,是对未来处理人与他人或社会之关系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手段和结果的观念预演。

人道理性是人们用于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实践理性,它也是实践理性的基本形式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践理性所指向的实践不只是变革自然的生产斗争(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之实践)和变革社会的社会斗争(处理人与社会关系之实践),而且还有以自身为变革对象的自我斗争(处理人与自身关系之实践)。人尤其需要通过自我斗争来认识自身。马克思指出:人同自身的关系也是一种“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事实上,人在自觉而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同时,还自觉而能

动地改造自身,即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如实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这三种对象性关系中,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人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的自身的对象化。人类对人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的自身的对象化的观念掌握,就构成了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实践理性即人道理性。

所谓人道理性,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赶赴或旨归的处理人与自身之关系的实践理性,是人类对人与自身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人道理性作为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实践理性,是人类在对人与自身关系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如何处理人与自身关系之实践活动的超前建构或观念预演。由于人自身由这样两个方面构成:作为生命存在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人性展延的社会属性。因而,人与自身关系就表现为人与生命和人与人性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对人与生命之关系的观念掌握,构成生命理性;对人与人性之关系的观念掌握,形成了道德理性和人生理性。

总之,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和人道理性是实践理性的三种基本形式。对实践理性之基本形式进行研究,于找准当代实践理性存在的缺陷,消除当代实践的负态效应有着重要而迫切的现实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2] 郑家栋.理性与理想:中国现代人文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J].哲学研究,1993,(8).
- [3] 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4]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7] 德·康德.康德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 [8] 夏甄陶.关于目的的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9] 安倍能成.康德实践哲学[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 [10]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93.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 严 真)

## Rational Practice Discussion Practice Rational Discussion

WANG Bing-shu

(Military Economic College, Wuhan 430035,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Bing-shu(1960-), male, Doctor, Military Economic College of PLA,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rationalities of practice is not only the necessary theoretical content included by the Marxist philosophy, but also a significant task of the present practice. This dissertation, by analysis of the inner relat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rationality and comparison between rationalities of practice and rationalities of theory, is going to throw some light on the innate character and distinguish features of rationalities of practice and basic form of rationalities of practice.

**Key words** practice; rationality; rationalities of practice; character; feature; form